H. H. MU CHINESE LIBRARY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集卷之九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贈孟浩然 襄陽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齊賢曰唐書孟浩然襄州人隱鹿門山四十乃遊京師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其詩至不才明主棄帝曰卿不求見朕未嘗棄卿今何誣我因放還莊子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

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漢書石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也鮑照升天行曰雲卧恣天行孟浩然雲卧晝不起魏志時禁酒尚書郎徐邈私飲酒至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酒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毛詩高山仰止士贊曰東漢樊英傳語曰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晉書樂廣傳天下言風流者以王樂爲稱首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別貴賤謝玄暉詩志使輕軒冕漢書獻帝詔曰耆儒年踰六十離本土結童入學白首空歸朕甚憫焉潘岳詩白首同所歸宋側傳豫章王嶷辟爲參軍側曰性同鱗羽愛止丘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是巖流有若狂者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

贈從兄襄陽少府皓

結髮未識事所交盡豪雄却秦不受賞擊晉寧爲功

齊賢曰漢書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史秦白起破趙長
平軍遂圍邯鄲魏使辛垣衍入邯鄲欲尊秦爲帝得
魯仲連游趙見垣衍言帝秦之害垣衍乃不敢言秦
聞之爲却五十里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不受擊晉
足用侯嬴進朱亥於魏公子無忌用鐵錐擊殺晉鄙
矯奪魏軍將以却秦救趙侯嬴自刎復有客說公子
不以爲功詳見三卷註王贊曰晉書劉琨少得儁朗
之目與范陽祖約俱以雄豪著名東漢卓茂傳建武
之初雄豪方擾小節豈足言退耕春陵東歸來無產業生事
如轉蓬一朝烏裘敝百鎰黃金空彈劒徒激昂出門
悲路窮齊賢曰春陵在今道州漢高祖不事家人生
産作業蓬花非土有之團欒如毬風起則遊
地而轉不能自止戰國策蘇秦說秦書十上不從黑
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乃擔橐而歸阮嗣宗詩黃金
百鎰盡賈逵國語注一鎰二十四兩史記馮驩彈鋏
而歌晉書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

慟哭而反（士贇曰）晉書胡毋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於小節史蘇秦傳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亦宜乎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黃金百鎰字卻出史虞卿傳漢書王章傳曰不自激卬楊雄傳激卬萬乘之上

吾兄青雲士然諾聞諸公所以陳片言片言貴情通棣華儻不接其與秋草同

（齊賢曰）史記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上惡能施於後世哉（士贇曰）漢灌夫傳重然諾師古謂許人必信也又張耳傳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然諾者又高能自立然諾選陸機謝表曰片言使字不閑其間鮑照詩片言與草萊盧湛詩古人片言奉人是傳詩云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文選古詩過時若不採將隨秋草萎

淮海對雪贈傅靄 一作淮南對

朔雪落吳天從風渡溟渤梅樹成陽春江沙浩明月
興從剡溪起思繞梁園發寄君郢中歌曲罷心斷絕

齊賢曰禹貢淮海惟楊州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又宋沚類溟渤注溟渤二海名世說晉王徽之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哉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于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為寡人賦之又曰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人玉贊曰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謝惠連雪賦憑雲升降從風飄零鮑照詩涕零心斷絕

贈徐安宜今之寶應縣

白田見楚老歌詠徐安宜製錦不擇地操刀良在茲清風動百里惠化聞京師浮人若雲歸耕種滿郊岐川光淨麥隴日色明桑枝〔齊賢曰〕左傳子產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選詩清風激萬代公羊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浮人流人也書畢命曰申畫郊圻王僧達詩麥壠多秀色東漢張堪爲漁陽太守開稻田八十餘頃勸民耕種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士贇曰〕書名言茲在茲左思詩長嘯激清風後漢書紀三郎官出宰百里郭太傅名震京師西漢梅福傳天下之士雲合歸漢魏文帝登城賦嘉麥被壠訟息但長嘯賓來或解顏青燈拂戶牖白水流園池遊子

滯安邑懷恩未忍辭騷君獨桃李歲晚托深期【曰】張衡四愁詩序諂訟息臣衡傳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選詩方塘激白水又曰遊子暮何之漢志安邑隸河東郡【土】贅曰魏氏春秋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旣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楚詞云臨深水而長嘯顏延年詩長嘯若懷人江淹詩遊子何時還晉書潘岳爲河陽令植桃李人號曰河陽一縣花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實焉

贈任城盧主簿

海鳥知天風竄身魯門東臨觴不能飲矯翼思凌空鍾鼓不爲樂煙霜誰與同歸飛未忍去流淚謝鴛鴻

齊賢曰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展禽今茲海有災乎夫廣川鳥獸常知避其災也是歳海多天風選詩枯桑知天風莊子云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

早秋贈裴十七仲堪

遠海動風色吹愁落天涯南星變大火熱氣餘丹霞光景不可迴六龍轉天車荆人泣美玉魯叟悲匏瓜功業若夢裏撫琴發長嗟

齊賢曰大火心星也詩云七月流火西流而暑退離騷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春秋命暦序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楚詞馳六龍於三危卞和抱玉璞泣於荆山下楚王使玉工理之得寶玉號曰和氏之璧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

不敢比(贊曰南星即角亢氐房心尾之星

南至於亢南至於房南至於心南至於尾記月令季

秋之月日在房注曰季秋者日月會于大火前漢律

歷志大火初氐五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尾九度音

天文志自氐至尾爲大火此言夏而秋也曹植詩曰

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劉琨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韓子曰師涓

靜坐撫琴王粲詩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　裴生

信英邁屈起多才華歷抵海岱豪結交魯朱家復攜

兩少妾豔色驚荷葩雙歌入青雲但惜白日斜(齊賢曰西

都賦云神明崛其特起禹貢海岱及淮爲徐州漢書

朱家魯人魯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

以百數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士贇曰班彪王命論

未見得屈起在斯位者也師古曰屈起特起也屈音

其勿反臧榮緒晉書云張載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

蘇武詩結交亦相因漢書季布楚人也爲任俠有名

籍使將兵數窘漢王籍滅高祖購求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廼髠布衣褐置廣柳車中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人不廣也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滕公待閒進言帝乃赦布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鮑明遠詩會得兩少妾張衡七聲悲歌入雲張華詩白日已

西窮溟出寶貝大澤饒龍蛇明主儻見收烟霄路非賒時命若不會歸應鍊丹砂（齊賢曰海賦云豈徒積太顛之寶貝與隋侯之明珠莊子窮髮之北有溟海左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葛洪以句漏出丹砂求爲句漏令莊子孔子曰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西漢揚雄傳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不遇命也抱朴子曰丹砂服之令人飛行長生〔士贇曰海賦哉

[illegible]海出大貝[illegible]

贈范金卿二首

君子枉清盼不知東走迷離家未幾月絡緯鳴中闈桃李君不言攀花願成蹊那能吐芳信惠好相招攜齊賢曰漢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謝宣遠詩烟熅吐芳訊毛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左傳招攜以禮士贇曰詩猗嗟美目清兮注曰目下爲清詩碩人美目盼兮注曰盼白黑分論語美目盼兮馬融注曰盼動目貌崔豹古今註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毛詩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又詩蟋蟀在堂歲聿云暮顏延年詩曰君子吐芳訊感物測余衷我有結綠珍久藏濁水泥時人棄此物乃與燕石齊揻拭欲贈之申眉路無梯遼東慙白豕楚客羞山雞齊賢曰戰

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緑范睢書曰
周有砥砨宋有結緑曹植詩君如清路塵妾若濁水
泥闞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
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
華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
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
心藏之愈固守之彌堅鹿德璉詩良遇不可值伸眉
路何階薛宣爲書薦高陽令楊湛曰君自圖進退可
復伸眉於後〔士贇曰〕漢書司馬遷傳遇欲卬首信眉
論列是非朱浮與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
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尹文子曰
楚人擔山雉欺路人曰鳳皇路人曰我聞鳳皇今始
見矣請買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欲獻楚王經
宿而死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獻王王聞感之召厚賜
之過買鳥之金十倍

徒有獻芹心終流泣玉啼祇應自索漠留

舌示山妻〔齊賢曰〕嵇康絶交書曰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

曰[illegible]

國有田夫衣緼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大慙子此類也史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存否事見前卷註

其二

范宰不買名絃歌對前楹爲邦默自化日覺冰壺清百里雞犬靜千廬機杼鳴浮人少蕩析愛客多逢迎遊子覩嘉政因之聽頌聲齊賢曰莊子曰子貢遊楚爲圃者曰子非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江文通書云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聲名於天下淮

南子曰濡墨博學疑聖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語顏淵問爲邦鮑明遠詩清如王壺冰後漢劉寵爲會稽守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曰他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爲人選大錢受之文選古詩札札弄機杼公羊曰什一行而頌聲作何休注太平歌頌之聲王覽曰老子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後漢本紀明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蜀書禕傳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陸機詩遊子眇天末前賈山傳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左思魏都賦頌聲載路而洋溢

贈瑕丘王少府

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梅生亦何事來作南昌尉

鳳佐鳴琴寂寞道為貴(齊賢曰)唐兖州魯郡治瑕丘縣晉志皎皎白緒晉書

龍華鳳姿士不見用滿梅福為南昌尉棄官去至元

始中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呂氏春秋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鮑明遠

詠君平獨寂寞(士贇曰)漢書司馬相如傳曰飄飄然

有凌雲氣世說曰王右軍見杜弘治嘆曰此神仙中

人也胡廣書堯鴻業流清風莊子曰恬然寂寞虛無

無為天地之平而道德之應也一見過所聞操持難與群毫揮魯邑

訟目送瀛洲雲我隱屠釣下爾當玉石分無由接高

論空此仰清芬(齊賢曰)董仲舒策其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唐有隱淪屠釣科太公朝歌

之靡渭濵之釣叟(士贇曰)書亂征玉石俱焚東漢書

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漢書卑之毋甚高論陸

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

東魯見狄博通

去年別我向何處有人傳道遊江東謂言掛席度滄海却來應是無長風（齊賢曰）謝靈運詩掛席拾海月海賦云維長綃掛帆席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見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二首　吳中

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齊賢曰）東陽婺州吳地唐驩州日南郡產珠吳都賦曰淵客慷慨而泣珠注鮫人水底居俗傳鮫人從水中出寄寓人家積日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士贇曰）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楚詞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固將愁苦而終窮

其二

聞說金華渡東連五百灘全勝若耶好莫道此行難猿嘯千谿合松風五月寒他年一攜手搖艇入新安

齊賢曰婺州治金華縣若耶溪隸越州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東流為浙江其新安之水至清淺深見底流休文有詩士贇曰南史陶淵明特愛松風毛詩攜手同歸

贈丹陽橫山周處士惟長

周子橫山隱開門臨城隅連峰入戶牖勝槩凌方壺時枉白紵詞放歌丹陽湖水色傲溟渤川光秀菰蒲當其得意時心與天壤俱閑雲隨卷舒安識身有無

抱石恥獻玉沉泉笑探珠羽化如可作相攜上清都

齊賢曰唐志宣州廣德縣有橫山毛詩俟我於城隅列子渤海之東有五山三曰方壺唐禮樂志白紵吳舞丹陽湖隸當塗縣鮑照詩穿池似溟渤謝靈運詩搖蕩胃清淺建康實錄裴禮與張温使蜀諸葛亮見而嘆曰江東菰蒲中有此奇才張景陽詩名與天壤俱何敬祖詩懸象迭卷舒東都賦沉珠於泉王贊曰莊子善卷曰余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也淮南子曰至道無為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陶潛詩曰雲無心而出岫獻玉卞和事見二卷列子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宿於田叟商丘開之舍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顧見商丘開年老狎侮欺紿亡所不為因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俄而范氏之藏

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侵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惟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無迕者知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而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可復近哉自是之後范氏門徒遇乞兒馬醫不敢辱也晉許邁傳曰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羽化矣楚詞造旬始而觀清都

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 長安

秋坐金張館繁陰晝不開空烟迷雨色蕭颯望中來
翳翳昏墊苦沉沉憂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

吟詠思管樂此人已成灰獨酌聊自勉誰貴經綸才彈劍謝公子無魚良可哀（齊賢曰）左太冲詩朝集金張館謝靈運詩久海昏墊苦詩下民昏墊殷仲文詩獨有遺秋日諸葛亮自比管樂乃管仲樂毅也韓子曰人始死爲灰終爲土易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史記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置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彈其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士贇曰）陸機詩曰昔爲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陶潛詞景翳翳以將入漢書陳勝傳夥涉之爲王沈沈者椓猇賦曰沈沈容容楚詞風風颯兮木蕭蕭

其二

吾甫思白日浮雲何由卷稷离和天人陰霾乃驕蹇

秋霖劇倒井昏霧橫絕巘欲往咫尺塗遂成山川限
㶁㶁奔溜聞浩浩驚波轉泥沙塞中途牛馬不可辨
饑從漂母食閑綴羽陵簡園家逢秋蔬藜藿不滿眼
蠨蛸結思幽蟋蟀傷褊淺廚竈無靑烟刀機生綠蘚
齊賢曰魏文帝秋霖賦曰悲白日之不陽稷卨舜臣
陽子聖人和同天人之際書三公燮理陰陽意以譏
當時執政者天文志自玉井一星㶁在宗切莊子秋
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
馬漢書韓信從漂母食穆天子傳云天子睭書於
羽陵左傳斬艾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漢鄭昌曰山有
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毛詩蠨蛸在戶蠨蛸名長踦小
如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爾雅蟋蟀蛬郭璞注云
促織也亦名蜻蛚王贊曰左傳申豐曰秋若無雨古
詩浮雲蔽白日班固東都賦統和天人漢宣帝紀問

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楚詞皇天滛泆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唐書五行志天寶中霧昏暗十步外不見人是謂晝昏前漢書溝洫志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張良傳日夜望咫尺之地韓子食糲糧之飲藜藿之羹也詩東山二章云蠨蛸在戶小序二章言其思也故曰結思幽鮑照詩嘆息空房婦幽思坐自傷勞心結遠念惆悵獨未央詩唐國風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右之遺風焉綠蘚苔也

投筋解鸕鷀換酒醉北堂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傍

齊賢曰唐潤州丹陽郡治丹徒縣南史劉穆之世居京口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留穆之輔之長人果有異謀穆之之厚爲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穆之少時家貧

好往妻兄家乞食無食畢求檳
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及爲丹陽尹召妻兄弟令厨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之謝靈運詩拂衣五湖裏搖曳起長津謝玄暉詩復協滄洲趣士贇曰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左思詩功成恥受賞

贈韋秘書子春二首

谷口鄭子眞躬耕在巖石高名動京師天下皆籍籍斯人竟不起雲臥從所適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

齊賢曰楊子谷口鄭子眞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劉屈氂傳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秘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士贇曰漢書王貢鮑龔傳序曰谷口鄭子眞不詘其志躬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漢書江都王建傳國中口語籍籍後漢趙壹傳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論語斯人也而有斯疾

而諧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左思詩曰
夢想騁良圖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左思
詩功成
恥受賞

贈韋侍御黃裳二首

太華生長松亭亭凌霜雪天與百尺高豈為微飈折
桃李賣陽豔路人行且迷春光掃地盡碧葉成黃泥
願君學長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後知君子
齊賢曰華州華山一名太華杜篤首陽山賦長松落
落弁樹蒙蒙劉公幹詩亭亭山上松七發曰高百尺
而無枝鮑照詩艷陽桃李節應璩詩身隕沈黃泥禮
記如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論語歲
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士贇曰)孫綽天台賦蔭落

古遺烈掃地盡矣荀卿子曰桃李倩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栢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可變謂但得其眞矣史孔子世家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其二

見君乘驄馬知上太山道此地果摧輪全身以爲寶我如豐年玉棄置秋田草但勗冰壺心無爲歎衰老

[齊賢]曰魏武帝詩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曲車輪爲之摧詩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左傳曰我以不貪爲寶齊賢曰古者以愚全身選古詩榮名以爲寶鮑照詩淸如玉壺氷[士]贇[曰]鮑明遠詩勗君松栢心又人惡老而遇衰

贈薛校書

我有吳越曲無人知此音姑蘇成蔓草麋鹿空悲吟
未誇觀濤作空鬱釣鼇心舉手謝東海虛行歸故林

齊賢曰宋王招魂吳歈蔡謳些歈謳皆歌也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無知音也吳闔廬起臺於姑蘇山去國三十五里春夏游焉夫差高而飾之三年乃成橫亘五里宮妓千人別立春霄宮伍被傳日吾見麋鹿遊姑蘇之臺枚乘七發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列子龍伯国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士贇曰吳越春秋伍子胥曰臣必見越之破吳豕鹿遊於姑蘇之臺荊榛蔓於宮闕詩野有蔓草楚詞心鬱鬱之憂思方潘尼詩舉手對吾揖

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嘯咤思欲解世紛

心隨長風去吹散萬里雲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

齊賢曰楚詞惆悵兮私自憐光武紀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史魯仲連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宗慤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漢書伏生濟南人名勝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士贇曰蕭子顯憲臣坐而弦漢叔孫通傳先平明晉孝武紀論曰嘯咤成雲晉載記王猛傳屬世事紛紜孔安國尚書序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不然拂劍起沙漠收奇勳老死阡陌間

何因揚清芬夫子今管樂英才冠三軍終與同出處
豈將沮溺群齊賢曰曹子建詩揚聲沙漠垂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諸葛亮自比管
樂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三軍因封爲冠軍侯論語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
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
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
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
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
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
與易也〔士贇曰〕晉桓冲傳與臣曰揚芬千載之上陸
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北史高琳詩沙漠靜妖氛易
繫辭曰或
出或處

漢道昔云季羣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

赤伏起頹運臥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

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

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霽賢曰羣雄此袁紹呂布袁術曹操公孫瓚諸人東漢光武紀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蜀志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人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先帝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本傳曰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又曰先主於是與亮情好日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又曰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武侯出師五丈原屯田爲久駐之基志吞咸陽也亮每自比於管仲樂

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爲
信然〔十〕贊曰蜀志諸葛亮本傳詔策曰將建殊功於
季漢陸機辯亡論羣雄蜂起義兵四合班固賓戲於
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管子霸言霸國
衆合强以攻弱此圖霸本傳先主曰孤欲信大義於
天下計將安出亮曰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
諸侯此誠不可與爭孫權據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
此可爲援而不可圖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
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
府之土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制越
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陸
機辯亡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漢書酈食其傳
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東漢書贊曰咸能感會風雲
奮其智勇曹植與吳質書曰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
非君子壯志哉本傳建興元年封
亮武鄉侯開府治事咸京咸陽也余亦草間人頗懷

[illegible]忌曰天下草澤之中無非英雄也南史劉裕不復能草間求活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士贇曰）劉向新序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東漢蔡邕傳番翼華髮人爵不升管鮑事見三卷

贈郭將軍

將軍少年出武威。入掌銀臺護紫微。平明拂劍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歸。愛子臨風吹玉笛。美人向月舞羅衣。疇昔雄豪如夢裏。相逢且欲醉春暉。（齊賢曰）九域志涼州武威郡唐有銀臺門辛氏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張良傳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古詩被我羅裳衣選詩藂以春暉（士贇曰）選詩平生少年時鮑照詩風靡銀臺陋漢書叔孫通傳先平朋流約詩薄暮宿蘭

池漢呂后傳終日春薄暮詩云既醉以酒楚詞臨風怳兮浩歌

駕去溫泉後贈楊山人

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管葛竟誰許長吁莫錯還閉關（齊賢曰史記酈食其家貧落魄楚漢間乃興元以東彭城以西管葛者管仲諸葛亮也文中子劉俊右之閉關人也阮逸曰閉關喻藏身也士贇曰種值詩蒙霧犯風塵竇融傳論曰始以豪俠得名拔起風塵之中魏武帝苦寒行樹木何蕭瑟）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齊賢曰名都篇白日西南馳史須賈曰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魏文帝詩身體生羽翼士贇曰鄒陽書曰兩主二臣剖心析肝豈移於浮辭哉王粲

叡若懸三光之明寔在陛下孔稚圭北山移文曰干青雲而直上

幸陪鸞輦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王公大人惜顏色金璋紫綬來相趨

齊賢曰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注鸞有鸞和也禮書荀卿曰輦輿就馬則輦在人駕在馬也後漢靈帝紀置鴻都門學生注曰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唐禁中有飛龍廐西域傳太宛國嶠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徐樂書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士贇曰漢書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前漢百官表丞相秦官金印紫綬

當時結交何紛紛片言道合惟有君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臥白雲

士贇曰蘇武詩結交亦相因謝靈運詩采藥白

雲

嘿

温泉侍從歸逢故人（齊賢曰）唐志京兆府昭應縣本新豐有宮在驪山下貞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温泉宮天寶元年更驪山曰會昌六年更温泉曰華清宮治湯井為池環山列宮室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七載省新豐更會昌及山曰昭應

漢帝長楊苑誇胡羽獵歸子雲叨侍從獻賦有光輝激賞搖天筆承恩賜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飛（齊賢曰）大白為宮詞明皇賞賜以宮錦袍毛詩翻飛惟鳥（士贇曰）前四句事見一卷大獵賦注范雲詩傳瑞生光輝劉琨詩有鳥翻不遑休息王粲詩苟非鴻鵰孰能飛翻

贈裴十四

大賢懷隱身騎白黿不敢度金高南山買老雅夫何

六合無相知飄若浮雲且西去齊賢曰晉裴楷字叔則風儀高邁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黃河出崑崙山在唐吐蕃中隸太羊同国極西爲最高其流入中國勢猶從天而落也禹貢河爲逝河入于海列女傳鄭子瞀者楚成王夫人初成王登臺子瞀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千金子瞀行不顧士贇曰漢高后傳徘徊往來息夫躬傳鸞徘徊兮司馬相如傳弭節裴徊淮南子注上下四方爲六合楚詞樂莫樂兮新相知世説時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選詩西北有浮雲

贈崔侍郎

黃河二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

〔齊賢曰〕孟津地名在洛北孔安國曰都道所湊古今
以爲津三秦記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如門一
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暮春有黃鯉
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上得者便化爲龍又林
登云龍門之下每暮春有黃鯉魚逆流而上一歲中
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即有雲雨隨之天
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爲龍其龍門水浚前湧下流七
里深三里或云不能登門即被點額而退〔士贇曰〕又
桑欽水經河水又南得鯉魚鄽道元注曰歷澗東入
窮溪首便其源也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
渡龍門得渡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非夫往還之會
何能便有茲稱乎水經注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
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
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　故人東海客一見借
吹噓風濤儻相見更欲凌崑墟〔齊賢曰〕爾雅曰河出
崑崙虛色白郭璞注

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又鄭泰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前漢皇后傳語曰張公子時相見桑欽水經崑崙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

述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

人爲國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擁靈臺浩蕩深謀噴江海縱橫逸氣走風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軍皆披靡衛青謾作大將軍白起真成一豎子（蔡賢曰北史李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險峭時人語曰劒戟森森李義深莊子曰不可內於靈臺郭象注靈臺者心也蘇秦爲縱張儀爲橫太史公曰夫言從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孝經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史記項王大呼

驅下漢軍皆披靡後漢姚期瞋目大呼衆皆披靡衛青傳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白起郿人爲武安君爲秦將殺趙括降趙長平卒四十萬人盡坑之阮籍曰世無英雄使竪子成名士贇曰離騷怨靈修之浩蕩晉王廙字世將庾亮見其倚樓長嘯曰正足舒其逸氣耳衛青平陽人也以衛皇后親爲大中大夫後擊匈奴有功拜大將軍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後遷爲武安君以伐趙不肯行賜劒自殺二事並見史記本傳

雪讒詩贈友人　四言

嗟予沈迷猖獗已久五十知非古人嘗有立言補過庶存不朽包荒匿瑕蓄此煩醜月出致譏貽愧皓首

齊賢曰劉公幹詩沈迷簿領書莊子蘧伯玉行年六

立德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孔子稱左
傳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周易包荒不遐遺左傳
諭匿瑕詩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注贊曰後漢張衡圖緯疏立言于前有證于後知者
貴焉左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能補過者
社稷之固也李少陵詩曰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感悟遂晚事往日遷白璧

何辜青蠅屢前群輕折軸下沉黃泉衆毛飛骨上凌
青天萋斐暗成貝錦粲然泥沙聚埃珠玉不憐洪燄
爍山發自纖烟蒼波蕩日起于微涓交亂四國播于
八埏拾塵掇蜂疑聖猜賢哀哉悲夫誰察予之貞堅
齊賢曰白頭吟曰玷白信蒼蠅注蒼蠅之爲蟲汙白
使黑詩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

君子無信讒言漢中山靖王勝曰衆口鑠金積毀銷
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
譖人者亦已太甚張儀傳曰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
口鑠金積毀銷骨蘇秦傳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
何毫厘不伐將用斧柯丁鳴曰壞崕破巖之水原自
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于葱青詩讒人罔極交亂四
國封禪文曰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呂氏春秋曰孔子
窮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晝寢顔回索米得而爨之
幾熟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而飯之少選間熟謁孔
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絜故饋回曰
不可何者炲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
歎曰所信者目矣目猶不可信也所恃者心矣而心
猶不足恃高誘曰炲煤烟塵也炱讀作臺説苑王國
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
為太子言王曰伯奇愛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數
十衣中徃過伯奇徃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出使
奇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

穀梁傳曰軍士粲然皆笑郭璞詩粲然啓玉齒蔡邕釋誨曰懼烟炎之燬熸注烟炎火之細微者師古曰埏本音延孟康曰埏地戶八際也孔子家語孔子厄于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圍而出告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顔回仲由炊之于壞屋之下有埃墨墮甑中顔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悦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可稱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顔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顔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特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列女傳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伯奇事後母至孝後母欲其子伯封爲太子言于吉甫曰伯奇好妻

若不信試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去其毒置于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讒伯奇使者見其袖有死蜂以白吉甫使追之已投河矣東方朔非有先生傳曰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漢書孝惠紀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彼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言擢髮續罪罪乃孔多傾海流惡惡無以過人生實難逢此織羅積毀銷金沉憂作歌天未喪文其如余何

齊賢曰詩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鄭箋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以刺宣姜與公子頑非匹偶不如鶉鵲也詩曰鶡鶉語曰君子坦蕩蕩詩巧言如簧范雎謂須賈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曹植詩沉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兄齡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又謀人
孔多楚詞東極傾海流不屬漢張奐與崔子書曰人
生實難所務非此王粲贈蔡睦詩人生實難願其弗
與唐魏元忠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
臣安避之江淹書云積毀銷金積讒磨骨宋玉偁賦
武毅發洗憂結陸機詩沈憂萃我心
書曰五子咸怨述大禹以戒以作歌妲已滅紂褒女
惑周天繼蕩覆職此之由漢祖呂氏食其在傍秦皇
成后毒亦淫荒蝃蝀作昏遂掩太陽萬乘尚爾匹夫
何傷（齊賢曰）外紀云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
妲己有寵其言是從武王伐紂殺妲己周紀幽
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
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廢申后并去太
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申侯怒與繒結
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

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漢呂氏徙陳平爲
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幸于太后史呂不韋
傳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始皇帝益壯
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
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
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果私亂遂絕愛之（士贇
曰）史殷紀帝紂好酒淫樂嬖于婦人愛妲己妲己之
言是從淫亂不止周武王于是遂率諸侯伐紂斬紂
頭懸之白旗殺妲己左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
泄則職汝之由史陳平傳審食其免相注云徐廣曰
食其初以舍人侍呂后孝惠帝于沛又從在楚螮蝀
事見二卷注晉天文志月爲太陽之宗乃人君之象
劉子曰而況萬乘之主書
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
辭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
妄談昊天是殛子野善聽離婁至明神靡遁響鬼無
[illegible]（士贇曰）詩云昊天不弔左

太師子野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韓安國傳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遁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贈參寥子

白鶴飛天書南荊訪高士五雲在峴山果得參寥子

齊賢曰列仙傳桓闓事華陽陶先生為執役之士辛勤十餘年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陶先生臨軒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于是桓服天之駕白鶴升天而去九域志襄陽有荊山峴山士贇曰史記正義曰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賢人隱顏師古曰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矣峴山事見前第五卷注

骯髒辭故園昂藏入君門天子分玉帛

百官接話言〔齊賢曰〕漢趙壹詩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古詩玉帛聘賢良詩告之話言〔士贊曰〕南史高昂字敖曹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論語入公門鞠躬如也注曰公門君門也楚詞君之門以九重書云五王三帛又云自一話一言毫墨時灑落探玄有奇作著論窮天人千春秘麟閣〔士贊曰〕揚子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南史范曄傳曰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荀子天論備明於天人之分可謂全人矣三輔王圖云漢宮殿號天祿閣麒麟閣蕭何造藏秘書處賢才長揖不受官拂衣歸林巒〔齊賢曰〕漢書酈食其長揖謝靈運詩長揖九州牧拂衣五湖裏〔士贊曰〕左思詩云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余亦去金馬藤蘿同所攀相思在何處桂樹青雲〔齊賢曰〕漢宦者門傍有銅馬故號曰金馬門又曰

還作是詩必此時也蘇武詩生當長相思淮南招隱桂樹叢生兮山之阿孔稚圭文于青雲而直上

贈饒陽張司戶燧 燕魏太守（齊賢曰）唐深州饒陽郡治饒陽縣

朝飲蒼梧泉夕棲碧海烟寧知鸞鳳意遠託椅桐前（齊賢曰）嵇康詩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鄭玄毛詩箋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栖（士贇曰）蒼梧碧海並見前注後漢仇覽傳曰枳棘非鸞鳳所栖詩云椅桐梓漆注曰椅桐屬草本疏曰梓實桐皮馬融琴賦惟椅桐之所生在衡嶽之峻坂慕藺豈曩古攀嵇是當年愧此黃石老安識子房賢（齊賢曰）漢司馬相如字長卿少時名犬子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顏延年詩攀嵇亦鳳舉謂嵇康也漢張良字子房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墮其履圯下顧良可履良下取

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也與良期乃出
一篇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
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
乃太公兵法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
葆祠之

功業嗟落日容華棄徂川一語已道意三山期着鞭

〔齊賢曰〕蜀志劉先主曰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史記封禪書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諸仙人不死之藥在焉晉書劉琨曰嘗恐祖先生吾着鞭〔士贇曰〕劉琨詩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鮑明遠詩曰容華坐消歇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蹉跎人間世寥落壺中天獨見遊物祖探元窮化先何當共攜手相與排冥筌

〔齊賢曰〕阮嗣宗詩曰日忽蹉跎後漢費長房傳汝南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于肆頭及市罷輒

謝叔源詩良遊常蹉跎莊子有人間世篇楚詞驥垂兩耳中坂蹉跎漢董仲舒傳六者羣物之祖也顏延年詩殘悴盈化先毛詩攜手同行

贈淸漳明府姪聿（齊賢曰）唐相州臨漳縣貝州漳南縣禹貢冀州覃懷底積至于衡漳孔安國注漳水橫流入河蓋河水濁漳水淸故曰淸漳以詩攷之當在臨漳

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天開青雲器目爲蒼生憂

小邑且割雞大刀佇烹牛雷聲動四境惠與淸漳流（齊賢曰）張孟陽詩木落柯條森顏延年詩仲容青雲器晉書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震爲雷封曰震驚百里漢地理志淸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入河阜城唐隸冀州武邑縣北三十里有衡漳石堤衡水縣引漳水北流貫城注隍（士

贊曰史老子傳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正義曰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遥李樹
下乃剖左腋而生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唐祖老子
自與聿皆帝室之胄故用李樹之事毛萇詩注葉世
也柯條猶枝公派別之義晉中興書詔桓玄曰蕃衛
王室埀固萬葉顏延年曲水詩亭曰拓世貽統固萬
葉而為量者也魏伯陽參同契曰太乙乃召移居中
洲文中子中說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與其志勤其言
諾其事以蒼生為心乎又文中子世家曰仁壽三年
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漢息夫躬傳邉境
雷動山海經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
于濁漳之水劉楨詩竄身清漳濱

絃歌詠唐堯脫
落隱簪組心和得天真風俗猶太古牛羊散阡陌夜
寢不扃戶問此何以然賢人宰吾土（齊賢曰冀州有堯墟堯臺九域
志相州古楯人城皇甫謐帝王紀堯所都也淮南子

厥街巷有馬阡陌間成群師古曰田中之行阡也唐書貞觀中外戶不閉（王績賛曰）絃歌見前絃歌詠唐堯者即康衢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及老人擊壤于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之意簪組者只是博換簪纓二字釋曰纓屬小者爲冕纓脫落隱簪組者隱十簪纓之間乃大隱居廛及吏隱之意猶東方朔所言避世于朝廷者是也此兩句使事而不爲事所壓學者正好看大匠手段易君子求賢德使居位化風俗揚子曰太古之人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晉書阮籍賛曰渠和履順以保天眞禮記郊特牲注唐虞以上曰太古後漢明帝紀十二年牛羊被野光武紀十六年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史子產爲相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前漢溝洫志史起爲鄴令引漳水灌鄴民歌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東漢明帝紀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王粲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兮

舉邑樹桃

李垂陰亦流芬河堤繞綠水桑柘連青雲趙女不冶容提籠晝成羣繅絲鳴機杼百里聲相聞（齊賢曰）劉向說苑趙簡子謂陽虎曰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河堤黃河之堤綠水清瀆之水謝玄暉詩桑柘起寒烟楊惲書曰婦趙女也古詩札札弄機杼孟子雞鳴狗吠相聞（士贇曰）晉書潘岳字安仁爲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何晏景福殿賦淥水浩浩淮南子上際青雲司馬彪詩上凌青雲霓史秦李斯傳佳冶窈窕趙女不侍于側也易繫辭曰冶容誨淫訟息鳥下階高卧披道帙蒲鞭掛簷枝示耻無撲抶琴清月當戶人寂風入室長嘯無一言陶然上皇逸（齊賢曰）鬻子曰禹治天下[illegible]朝廷之間可以羅雀也謝靈運詩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後漢[illegible]

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士贇曰)南史陶潛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白玉壺冰水壺中見底清清光洞毫髮皎潔照羣情趙北美嘉政燕南播高名過客覽行謡因之誦德聲

(齊賢曰)姚崇冰壺誡曰水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鮑明遠詩清如玉壺冰北齊宋士良為清河太守盜賊屏跡郡無一囚公門虛寂無復訟者人謂之神門及代至老人丁金剛送之泣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選詩皎潔不成妍公孫瓚傳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士贇曰)史周紀古公積德行義民歌樂之頌其德漢貢禹傳古者天下家給人足而頌聲並作

贈臨洛縣令皓弟 時被訟停官

陶令去彭澤茫然太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無絃琴釣水路非遠連鼇意何深終期龍伯國與爾相招尋

齊賢曰九域志洛州臨洛縣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要拳拳事鄉里小人即解印去縣賦歸去來辭潛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徽絃不具每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老子大音希聲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 士贇曰莊子子貢茫然自失

贈郭季鷹

河東郭有道於世若浮雲盛德無我位清光獨映君

不應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
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及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
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
色耳論語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易曰貴而無
位屈原卜居云將與雞鶩爭食乎宋玉九辯曰鳳亦
不貪餧而妄食賈生弔屈原賦曰鳳凰翔于千仞兮
覽德輝而下之劉公幹贈從弟詩鳳凰集南岳徘徊
孤竹根于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氣豈不常勤苦羞與
黃雀羣王賛曰中庸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
禮樂焉漢書晁错策曰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
然莫能望陛下之清光說文
云鳳飛羣鳥隨以千萬數

鄴中玉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

一身竟無託遠與孤蓬征千里失所依復將落葉并

中途偶良朋問我將何行欲獻濟時策此心誰見明

君王制六合海塞無交兵壯士伏草間沉憂亂縱橫

齊賢曰漢書婁護曰呂公託身於我王僧達詩孤蓬卷霜根商君書曰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詩每有良朋崔寔政論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賈誼傳曰履至尊而制六合何無忌傳草澤間當有英雄選詩沉憂令人老士贇曰謝靈運詩天下者未定託身早得所古詩離家千里客感慼多思復李陵詩風波一失所傳玄詩落葉隨風摧記檀弓申生曰去何行如之漢張耳傳野無交兵曹植詩曰四海無交兵

飄飄不得意昨發南都城紫燕櫪上嘶

青萍匣中鳴投軀寄天下長嘯尋豪英恥學瑯琊人

龍蟠事躬耕齊賢曰贊虞曰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

之阜棧音義曰阜櫪也張叔及論曰青𦲷砥礪于鋒鍔陳孔璋箴云秉青萍于將之器呂延濟曰青萍劍名也選詩長嘯激清風諸葛亮琅邪人躬耕隴畝司馬德操以為伏龍徐庶以為臥龍

富貴吾自取建功及春榮我願執爾手爾方達我情相知同一己豈惟弟與兄抱子弄白雲琴歌發清聲臨別意難盡各希存令名

(齊賢曰)史記蔡澤從唐舉相澤熟視舉笑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易曰言不盡意(士贇曰)劉琨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程曉女訓春榮秋枯自然之理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孝經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按此詩其作于祿山將反之際乎當祿山將反之時朝廷上下皆知其狀獨明皇不然之太白亦欲言而不敢聊因詩以發舒其憂國之情乎太白平生任俠亦有志斯世者于此詩槩可想見矣

贈華州王司士　陝西

淮水不絕濤瀾高盛德未泯生英髦知君先負廟堂器今日還須贈寶刀

齊賢曰王珉傳王導初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左傳盛德必百世祀詩烝我髦士桓仲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者曰爲三公可服此刀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相與也士贇曰傳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曰盛德不泯義有祀典前漢禮樂志進用英髦以致太平後漢虞詡傳儒者謀謨廟堂蜀志許靖傳評曰靖夙有名譽蔣濟以爲大較有廊廟之器蜀費禕別傳云禕使吳孫權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此然詩不庭禁暴亂者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不負米

贈盧徵君昆弟【贊曰】按盧徵君名鴻字顥然唐書有傳云其先范陽人博學善書籀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再詔徵至東都謁見拜諫議大夫固辭制許還山賜隱居服官營草堂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明主訪賢逸雲泉今已空二盧竟不起萬乘高其風
河上喜相得壺中趣每同滄洲即此地觀化游無窮
水落海上清鼇背覩方蓬與君弄倒景攜手凌星虹

【齊賢曰】晉書安石不起神仙傳河上公莫知其姓名嘗讀老子漢文駕從而請之壺中事見上徐元藏戔爲過海使判官風飄至滄洲洲上有久覩山人多不死莊子廣成子曰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神仙傳王遠曰遠過蓬萊水又清淺如往日列子巨鼇十五以首戴三山始峙而不動陵陽子明經曰倒景之

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

贈新平少年

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淩屈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一遭龍顏君嘯咤從此與千金答漂母萬古共嗟稱而我竟何爲寒苦坐相仍長風入短袂兩手如懷冰故友不相恤洲交寧見矜摧殘檻中虎羈紲韝上鷹何時騰風雲搏擊中所能齊賢曰韓信微時見三卷注西征賦曰入屈節于廉介告四體之無兩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司馬遷書曰其次屈體受辱阮嗣宗奏記曰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漢

虎在深山百獸震驚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
明遠東武吟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說文韝臂衣
也漢書韝形如韝以縛左右手于事便也孫盛補長
沙太守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不劾盛
與桓溫牋曰州遣從事觀察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
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中將似怪鳥溫得牋
遣從事重按
之贓私狼藉

贈崔侍郎

長劒一杯酒男兒方寸心洛陽因劇孟託宿話胸襟
但仰山嶽秀不知江海深長安復攜手再顧重千金

齊賢曰蜀志曹操獲徐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
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
失老母方寸亂矣遂詣操劇孟事見二卷注盧子諒
詩妄憑山海庶覿高深詩高山仰止又攜手同行列

女傳楚成王登臺夫人鄭子瞀不顧王曰顧吾與汝千金曹植詩一顧千金重 君乃軒轅佐
予叨翰墨林高風摧秀木虛彈落驚禽不取回舟興
而來命駕尋齊賢曰軒轅黃帝名也揚雄長楊賦序曰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
主人乎墨客卿以諷陸士衡詩囬芳薄高林晉王子
猷雪夜憶戴安道在剡自山陰乘小船詣之經宿造
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
必見安道耶嵇康與呂安相善每思則千里命駕王
贊曰選婆娑翰林張景陽詩寄辭翰墨林虛彈落驚禽是用更嬴事見一卷注 扶搖應借力
桃李願成陰笑吐張儀舌愁為莊舄吟誰憐明月夜
腸斷聽秋砧齊賢曰莊子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漢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張儀
古見前卷注史陳軫傳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

是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性聽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王贊曰】劉向說苑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實焉

走筆贈獨孤駙馬

都尉朝天躍馬歸香風吹人花亂飛銀鞍紫鞚照雲日左顧右盼生光輝【齊賢曰】王敦尚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桓温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漢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駙近也徐敬業詩汗馬躍銀鞍曹子建書左顧右盼謂若無人馬援據鞍顧盼以視可用士贇曰辛延年羽林郎詩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謝靈運詩曰雲日相輝映范雲詩曰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是時僕在金門裏待詔公車謁天子

長揖蒙垂国士恩壯心剖出酬知巳［齊賢曰］楊雄解嘲曰登金門上玉堂漢書東方朔上書待詔公車一生長揖不拜豫讓曰智伯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報之［士贇曰］漢書劉向待詔金馬門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又未央長樂皆有公車此太白自敘述己事見本傳及詩叙史鄒陽書曰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于浮辭哉史記豫讓曰士爲知巳者死女爲悅巳者容

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儻其公子重囬顧何必侯嬴長抱關［齊賢曰］阮籍詩白日忽蹉跎謝靈運詩託身青雲上曹植詩光景不可攀江淹詩舟壑不可攀［士贇曰］魏公子無忌聞侯嬴賢親往迎之嬴謝曰嬴乃夷門抱門者也詳見三卷註

贈嵩山焦鍊師并序

嵩山有神人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于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少室廬游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莫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峯聞風有寄灑翰遥贈

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煙中有蓬海客宛疑麻姑仙

齊賢曰太室少室二山隷河南府康革事類云漢世有道士自外國將貝多子于嵩山下種之一年三花白色香美郭璞詩駕鴻乘紫烟蓬萊在東海中故曰蓬海桓帝時神仙王方平降蔡經家令與麻姑相聞使還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還便親覲如此兩時聞麻姑

至先聞人馬簫鼓聲經家見之是好女年十九許（士贇曰）郭璞詩中有一道士

道在喧莫滌跡高想已綿時餐金鵝蕊屢讀古苔篇八極恣遊憩

九垓長周旋下瓢酌潁水舞鶴來伊川還歸東山上

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松風鳴夜絃

（齊賢曰）淮南子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許慎注八方之極也若士謂盧敖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上司馬相如封禪書上暢九垓下泝八埏登封縣西京東南一百三十里有潁陽鎮舊潁陽縣鮑明遠有舞鶴賦伊陽縣在西京南一百六十里有伊門鎮北山移文春蘿罷月（士贇曰）莊子道惡乎在左傳春以周旋呂氏春秋自昔堯朝許由于沛澤之中請屬天下于夫子許由遂之潁水之陽逸士傳許由隱箕山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取飲飲訖掛于樹上相鶴經曰鶴[illegible]

雲幄虛無何飄颻鳳吹轉綿邈楚詞青雲衣兮白霓裳丘希範詩馳道聞鳳吹王贊曰紫文靈書修行二千四事有制七魄之法以七魄流落遊走穢濁或交通血食往來鬼魅或共死尸相門或言人之罪欲人之敗皆魄之疾也其法每晦朔弦望及庚申日存鼻端有白無漸大以冠身九重又變作四靈之獸匝繞一身呼呪如法則七魄制鍊矣曹植詩羅衣何飄颻何劭詩眇然心綿邈王逸楚詞注綿綿細微之思又曰邈遠也嵇康琴賦綿綿飄邈微音迅逝遊而聽之若鸞鳳之和鳴戲雲中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王贊曰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閑居東方朔在側忽西王母至授帝以瓊笈紫書之文曲素訣辭長生紫書詳見二卷註

口號贈徵君鴻此公時被召王贊曰見前贈盧徵君題註

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齊賢曰】東漢書梁鴻字伯鸞與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見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安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庸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按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于家

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齊賢曰】漢詔書皆封以武都紫泥東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受歐陽尚書于桓郁明經傳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于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云晚暮而震志愈篤【士贇曰】魏志太祖謂毛玠曰君有古

大鵬一日同風起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却滄溟水時人見我恒殊調見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齊賢曰南史人笑諸公至今齒冷孔子曰後生可畏孟子此之謂大丈夫

〔士贇曰〕大鵬事見一卷注莊子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楚詞有宋玉大言賦北齊崔瞻爲三恪議魏收讀訖笑而不言瞻曰瞻議若是當賛其所長若非當詰其不允何容讀国士議文直此冷笑前漢書絳灌之屬毁賈誼曰雒陽人年少按此篇似非太白之作今厘在卷末

贈張公洲革處士

列子居鄭圃不將衆庶分章侯遁南浦常恐楚人聞
抱甕灌秋蔬心閑遊天雲每將瓜田叟耕種漢水濆
時登張公洲入獸不亂羣井無桔槔事聞絕刺繡文
長揖二千石遠辭百里君斯爲眞隱者吾黨慕清芬

齊賢曰張公洲在上元縣列子姓列名禦寇居鄭圃四十年無識者国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列賦洸君南浦傷如之何南浦楚地唐萬州治南浦縣乃三巴之地非此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田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用力甚寡而見功多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曰槹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

知羞而不爲也司馬氏李氏注橰桔橰也又曰孔子
兆下大澤人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史貨殖傳刺繡
文不如倚市門漢書酈食其長揖不拜漢志郡太守
秩二千石後漢書郎官出宰百里論語吾黨之小子
狂簡士贇曰陶潛詩祕生瓜田中陸機文賦誦先人
之
芬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九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贈

秋日鍊藥院鑷白髮贈元六兄林宗

木落識歲秋瓶氷知天寒桂枝日已綠拂雪凌雲端弱齡接光景矯翼攀鴻鸞

齊賢曰淮南子葉落而知天下之秋見瓶凍而知天下之寒謝朓詩雲端楚山見楊子解嘲曰矯翼厲翮

士贇曰楚詞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攀援桂枝兮聊淹留沈約詩秋風生桂枝枚乘詩美人在雲端陶潛詩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曹植詩光景不可攀鮑照詩悲思戀光景寄念彌歲時歲時多阻折光景乏安怡又胡鴈已矯翼又攀鴻戲五

煙魏文帝喜霽賦思寄身於鴻鸞與六翮而輕飛投分三十載榮枯同所歡

長吁望青雲鑷白坐相看秋顏入曉鏡壯髮凋危冠

（齊賢曰）阮瑀為魏武與劉備書曰披懷解帶投分託意李善曰分猶志也潘安仁詩投分寄石友南史鬱林王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曰大翁帝笑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鑷白髮者乎漢外戚傳曹宮曰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胡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士贇曰）陶潛詩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鮑照詩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程曉女訓春榮秋枯自然之理曹植詩榮枯可立須顏延年詩俛俛見榮枯劉楨詩能不懷所歡陸機詩悠悠懷所歡王康琚詩放神青雲外鮑照詩誰令摧折强相看

窮與鮑生賈饑從漂母飡時來極天人道在

士贇曰管仲與鮑叔賈分財漂母飯韓信

在大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莊子東郭子問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後漢不穆崇厚論曰仲尼嘆曰大道之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巳也

樂毅豈適趙蘇秦初說韓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殘

齊賢曰樂毅并護趙楚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即墨未服會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齊田單聞之縱反間於是惠王使倚刼代將而召樂毅毅畏誅西降趙趙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蘇秦說燕文侯文侯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說趙肅侯肅侯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韓王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敬奉社稷以從 士贇曰 淮南子曰道者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又曰至道無爲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

騎變化謝靈運詩達人貴自
我西京賦樸叢爲之摧殘

書情贈蔡舍人雄 梁宋

嘗高謝太傅攜妓東山門楚舞醉碧雲吳歌斷清猨
暫因蒼生起談笑安黎元余亦愛此人丹霄冀飛飜
齊賢曰安石携妓東山事見七卷注高祖謂戚夫人
曰爲我楚舞江淹詩曰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晉曲
有子夜吳歌晉書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符堅百萬
入寇安石用謝玄謝石等拒之符堅大敗於肥水因
以亡國此談笑安黎元也陶潛詩吾亦愛吾廬詩飜
飛惟鳥士贇曰漢書谷永傳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
劉向列仙傳赤松子賛曰接手飜飛泠
然雙舉王粲詩曰苟非鴻鵠孰能飛飜 遭逢聖明主
敢進興亡言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一朝去京國

十載客梁園猛犬吠九關殺人憤精寃吟點白信青

蠅注蒼蠅之爲蟲汙白使黑蓋青蠅刺讒也宋三柘

魂虎豹九關啄害下人王逸注天門九重使神虎豹

執其開閉言啄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王賛曰前漢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李蕭

遠運命論曰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

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不介而

自覩范彥隆詩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丁僧逵詩

既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陳子昂詩曰青蠅一相點

白璧遂成寃鮑照詩時事一朝異又十載學無就善

宦一朝通江淹詩辨詩測京國梁園見七卷注鮑照

詩曰何爲客遊梁左傳樂

祈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皇穹雪寃枉白日開昏氛

太階得夔龍桃李滿中原倒海索明月凌山採芳蓀

愧無橫草功虛負雨露恩跡謝雲臺閣心隨天馬鞍

齊賢曰謝靈運詩盛明盪昏氛曹子建詩譬海出明珠謝靈運詩浥露馥芳蓀楚詞注曰蓀香草也漢終軍曰軍無横草之功後漢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大宛國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宛王禪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疋士贇曰寡婦賦仰皇穹而嘆息左思詩皓天舒白日太階事見一卷注樹桃李事見二卷夔龍舜臣董卓傳倒山傾海漢鄒陽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張景陽詩曰魚目笑明月張銑曰明月寶珠也鮑照詩凌崖採玉露

夫子王佐才而今復誰論層飈振六翮不日思騰騫我縱五湖棹煙濤恣崩奔夢釣子陵湍英風緬猶存彼希客星隱弱植不足援

齊賢曰董仲舒王佐才韓詩外傳晉平公遊於河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船人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

君食客亦有六翮在其中者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
之毳耶[士贇曰]晉書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曰王佐才
也由是聲名始著范蠡扁舟五湖嚴光釣隱客星犯
帝座並見二卷注韋曾國語注緬猶邈也謝靈運詩
圻岸屢崩奔孟子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
中庸曰在下位不援上千里一迴首萬里一長歌黃鶴不復來
淸風愁奈何舟浮瀟湘月山倒洞庭波投汨笑古人
臨濠得天和閑時田畝中搔背牧雞鵝別離解相訪
應在武陵多[齊賢曰]蘇子卿詩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瀟湘洞庭並見三卷注莊子與惠
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王康琚詩推分得天和唐朗州武陵郡治武陵縣[士
贇曰]古詩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徐敬業詩廻首
見長安成公綏嘯賦集長風乎萬里蘇武詩長歌正

激烈傳玄艷歌行曰出來長歌續短歌鮑照詩長歌欲自慰古樂府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來五里一返顧十里一徘徊雖遇新相知終傷生別離左思詩長歌續淸風莊子吾將柰何史記屈原遭讒被遷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正義曰故羅城縣在湘陰縣東北六十里縣北有汨水汨音覓莊子曰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又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淮南子曰顏回夭死季由葅於衛皆迫於性命之情而不得天和者也東漢百官志曰誰當搔其背痒者

憶襄陽舊遊贈馬少府巨

昔為大堤客。曾上山公樓。開窻碧嶂滿。拂鏡滄江流。高冠佩雄劒。長揖韓荊州。此地別夫子。今來思舊遊。

有山公樓太白與韓荊州書曰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又曰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向子期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余將西邁經其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宴遊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士贇曰）范彥龍詩滄江路窮此

朱顏君未老○白髮我先秋○壯志恐蹉跎○功名若雲浮○歸心結遠夢○落日懸春愁○空思羊叔子○墮淚峴山頭○

（齊賢曰）顧愷之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問其故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任彥升詩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楚詞驥垂兩耳中坂蹉跎（士贇曰）鮑照詩鬢髮先老白東漢書馬援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世說周處曰年已蹉跎終無所成阮籍詩白日忽蹉跎史管仲恥功名未顯於天下魯仲連曰功名不立非智

也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劉琨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羊叔子峴山墮淚碑

事見前卷注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昨夜梁園裏弟寒兄不知庭前看玉樹腸斷憶連枝

〈齊賢曰〉神仙傳老君庭中有珠玉之樹蘇子卿詩兄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士贇曰〉梁園雪事見前卷注

訪道安陵遇蓋還爲余造眞籙臨別留贈

淸水見白石仙人識靑童安陵蓋夫子十歲與天通

〈齊賢曰〉詩揚之水白石鑿鑿仙傳拾遺桓闓事華陽陶先生有二靑童白鶴自空而下曰太上命求桓先生世說孔文舉十歲見李膺膺奇之〈士贇曰〉道書有

十四事前漢書地理志安陵屬

嘉平劉向列仙傳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安公騎之而上

懸河與微言談論安可窮能令二千石撫背驚神聰揮毫贈新詩高價掩山東至今平原客感激慕清風(齊賢曰)孝經序夫子沒而微言絕漢太守皆秩二千石山東太行山之東也平原君趙勝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選詩清風激萬代(士贇曰)晉郭象字子玄好老莊能清言王衍每云聽郭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隋裴蘊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漢書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劉子駿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前漢藝文志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意㫖據詩

自我別旬朔微言絕于耳漢武帝內傳王母敎帝以
修身益精易形之道曰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中所說
微言今以相付子善錄而修焉晉書衛玠好言玄理
遇有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曹植王
粲詩幽讚微言樂廣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
人之心劉楨詩貽爾新詩文鮑照詩奇聲振朝邑高
價服鄉村趙岐孟子章旨
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

學道北海仙傳書蘂珠宮
丹田了玉闕白日思雲空為我草真籙天人慙妙工
七元洞豁落八角輝星虹(齊賢曰)黃庭內景經云閑居蘂珠作七言道書三十
四叅浮沉闕銓語曰臍下一寸三分為丹田丹田者
鼎器也日晶月華入鼎成丹又曰玉樓臺是喉嚨結
龍闕是骨髓斜宮是心世說治平子注老子始成詣
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服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
之際矣(士贇曰)西昇經老君謂尹喜曰吾將汝上朝

天地間志也後魏道釋志泰常二年丁巳老君再降
賜道士寇謙之符籙七十卷三洞經有洞眞太上上
皇氏籍定眞玉籙一卷莊子曰皆原於一不離於宗
謂之天人三洞經云天眞皇人按筆乃書七元者道
家所謂北斗七元星君也豁落者所謂豁落斗也鏺
靈書紫文二十四事內有神虎金虎消魔豁落流金
之章三洞眞經曰眞文者五方眞炁之精凝結成文
入角垂芒或爲雲篆之形或成虎獸之狀帝王世
紀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又瑶光之星貫月如虹三

災蕩璿璣蛟龍翼微躬舉手謝天地虛無齊始終黄
金滿高堂答荷難克充（齊賛曰）列仙傳王子晉於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士

贊曰左傳三辰有災尚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馬
融云日月星辰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後
律曆志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鄒陽
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流約詩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

躬莊子恬淡寂寞虛無无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又萬物一齊孰長孰短道無終始物有死生生康琚詩歸來安所期與物齊始終老子曰黃金滿堂莫之能守顏延年詩美價難克充

下笑世

上士沉冤北羅酆昔日萬乘墳今成一科蓬贈言君

可重實此輕華嵩（齊賢曰）涪州酆都觀乃北都羅酆所治名平都福地內經曰下離塵境上界王京注云玉京無爲之天三十二帝之都玉京之下乃崑崙北都羅酆北帝三十六洞所居張景陽詩昔爲萬乘君今爲丘山土（士贇曰）二洞經欲界飛空之音曰北都泉曲府中有萬鬼群但欲遇人筭斷絕人命門阿人歌洞章以攝北羅酆玉格曰羅酆山在北方癸地周迴三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是爲六天鬼神之宮人死皆至其中荀子非相篇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張孟陽劒閣銘曰高踰嵩華沈約詩

無事適

贈崔郎中宗之

胡鴈拂海翼翺翔鳴素秋驚雲辭沙朔飄蕩迷河洲

齊賢曰時宗之謫官金陵故有此贈毛詩將翺將翔謝靈運詩河洲多沙塵士贇曰鮑照詩河畔草未黃胡鴈已矯翼淮南子鴻鵠翺翔乎荒忽之上郭璞詩陵苕哀素秋

有如飛蓬人去逐萬里遊登高望浮雲彷彿如舊丘

齊賢曰商君書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士贇曰毛詩首如飛蓬鮑照詩暫遊越萬里江淹詩邈然萬里遊宋玉高唐賦登高望遠使人心瘁李陵詩仰視浮雲馳楚詞彷彿以遙見陸機詩彷彿谷水陽鮑明遠詩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

日從海傍沒水向天邊流長嘯倚孤劒月極心悠悠歲晏歸去來富貴安可

求〔齊賢曰〕成公綏嘯賦乃慷慨而長嘯宋玉大言賦長劍耿介倚天外〔士贇曰〕楚辭臨深水而長嘯又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又歲既晏兮孰懷予詩云悠悠我心史伯夷傳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仲尼七十說歷聘莫見收魯連逃千金珪組豈可酬〔齊賢曰〕孔子歷聘七十餘國而不遇說苑曰趙襄子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左思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群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士贇曰〕劉歆傳夫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敘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莊子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史記平原君欲封魯仲連爵及以千金爲魯

湛時哉苟不會草木爲我儔希君同攜手長往南山幽（齊賢曰）毛詩攜手同行後漢逸民傳序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法真曰若將吏之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毛詩幽幽南山（王贊曰）陶潜詩時來苟冥會江淹詩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劉琨詩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王充論身與草木俱朽劉孝標辨命論使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謝朓詩攜手共行樂漢書賈要謝病屏居田南山下謝朓詩屏居南山下

贈崔諮議

綠驥本天馬素非伏櫪駒長嘶向清風倏忽凌九區

何言西北至却走東南隅世道有飜覆前期難豫圖

希君一剪拂猶可騁中衢（齊賢曰）劉越石書綠驥倚輈於長坂漢天馬歌天馬

來從西極魏武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白馬賦曰醫九區而率順漢書周亞夫擊吳吳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北史盧思道曰剪拂吹噓長其光價劉孝標廣絶交論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王貫曰劉孝標廣絶交論雖虎嘯而清風起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漢書志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來經行磧鹵之地無草者凡千里而至東道阮籍詩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陸機詩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劉孝標廣絶交論循環翻覆迅若波瀾

贈昇州王使君忠臣

六代帝王國三吳佳麗城賢人當重寄天子借高名巨海一邊靜長江萬里清應須救趙策未肯棄侯嬴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昇州東極于海西帶長江
謹于岷山吳使聘蜀諸葛亮送之曰萬里之行實始
於此（王贊曰）諸葛亮謂孫權曰鍾阜龍盤石城虎踞
真帝王之都也吳郡吳興丹陽為三吳丹陽即今建
康府漢晉六朝為丹陽郡侯嬴教公子無忌救趙事
見三卷注

贈別從甥高五

魚目高太山不如一璵璠賢甥即明月聲價動天門
能成吾宅相不減魏陽元自顧寡籌略功名安所存

（齊賢曰）韓詩外傳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張景陽詩瓴
甋誇璵璠魚目笑明月顏延年赭白馬賦聲價隆振
晉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寗氏所養寗氏起宅相
宅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少而惠意謂應

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後爲司徒（王贊曰）楊子或問曰良玉不雕璠璵不作器魏文帝書曰良玉比之君子魯之璠璵宋之結緑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兼城左傳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璠璵斂杜預曰璵璠美玉也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真珠鄒陽書曰明月之珠風俗通曰張伯坐養聲價西京賦表嶢闕於閶闔注閶闔天門也立高闕以象天門三國志周瑜傳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又呂蒙傳曰籌略奇至江淹詩曰功名惜未立

五木思一擲如繩繫窮猨櫪中駿馬空堂上醉人喧黃金久已罄爲報故交恩

齊賢曰李充爲褚裒參軍以貧求外東問之對曰窮猨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溪令蘇秦黃金百斤盡（王贊曰）劉裕五木事見三卷注南史宋書張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說苑趙簡子謂陽虎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也

聞君龍西行使我青心冤與爾共飄颻雪天各飛

觀江水流或卷此心難具論名家羞婦客[illegible]

繁三朝空錯莫對飯却慚寃（齊賢曰）東渭州隴西郡隴西縣王仲宣詩句非鴻鵠孰能飛纖漢書三朝受圖籍謂歲朝月朝日朝也（士贇曰）論語唯我與爾有是夫陸雲詩飄飄冒風塵鮑照詩羈客離婴時飄飄無定所沈約詩短翮屢飛纖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謝靈運詩風潮難具論王充論衡甘議繁辭終不見信阮籍詩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自笑我非夫生事多契闊積蓄萬古憤向誰得開豁天地一浮雲此身乃毫末忽見無端倪太虛可包括（齊賢曰）左傳彘子曰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注云非丈夫也詩死生契闊莊子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士贇曰）楚詞蓄怨乎積思嘯賦舒蓄思之悱憤奮糾結之纏綿石崇詩積思常憤盈漢高紀意豁

如也顔師古曰豁然開大之貌郭璞江賦豁如地裂
豁天開向曰豁然若天開莊子計四海之在天地間
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
之在馬體乎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又曰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足以窮至大之域又曰以若觀之因其所
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小此聯全祖此意特易其字耳又莊子曰若是
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
遊乎太虛賈誼過秦論有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心

去去何足道臨岐空復愁肝膽不楚越山河亦衾裯
雲龍將相從明主會見收成功解相訪溪水桃花流

齊賢曰莊子仲尼謂季常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
越也毛詩抱衾與裯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士贇曰蘇
武詩去去從此辭曹植詩去去莫復道鮑照詩安能

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
收也之義書成允成功惟汝
賢武陵桃源事見一卷注

贈裴司馬

翡翠黃金縷繡成歌舞衣若無雲間月誰可比光輝秀色一如此多爲衆女譏君恩移昔愛失寵秋風歸齊賢曰張衡七辨淑性窈窕秀色美豔云云士贇曰古詩含英揚光輝陸機詩秀色若可餐楚詞衆女嫉娥眉兮隋溪夫人詩君恩何處多愁苦不窺鄰泣上流黃機天寒素手冷夜長燭復微十日不滿匹鬢蓬亂若絲猶是可憐人容華世中稀向君發皓齒顧我莫相違齊賢曰宋玉登

徒子好色賦曰天下佳人莫若臣東家之子登墻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古詩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鮑照詩容華坐消歇洛神賦丹唇外朗皓齒内鮮（士贇曰）楚詞固將愁苦而終窮晉孫綽齋前種一株松常自守護鄰人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無棟梁之用耳晉陸機傳髦俊之才世所希有曹植詩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又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楚詞美人皓齒嫮以姱陸機詩巧笑發皓齒毛詩顧我則笑韓詩外傳子貢曰何志行之相違乎

敘舊贈江陽宰陸調

太伯讓天下仲雍揚波濤清風蕩萬古跡與星辰高開吳食東溟陸氏世英髦（齊賢曰）史記吳太伯韋昭[illegible]

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季歷
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而及昌於是太伯仲
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
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
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
伯卒無子弟仲雍立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
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
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
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張景陽詩曰清
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書
曆象日月星辰孔安國曰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
後漢陸閎字子春會稽吳人建武中爲尚書令子續
字志初幼孤仕郡戸曹史刺史行部辟爲別駕從事
子康字季寧以義烈稱舉茂才轉守桂陽安樂二郡
子續仕吳爲鬱林太守調其後也至唐世居姑蘇其
門有巨石遠祖續罷鬱林守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
重號鬱林石世傑其居〔王贊曰〕晉書忠義傳序莫不
志烈秋霜精貫白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

南史陶潛傳含和隱璞乗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者矣前漢禮樂志曰進用英髦多君秉古節嶽立冠人曹風流少年時京洛事遊遨腰間延陵劍玉帶明珠袍我昔鬪雞徒連延五陵豪邀遮相組織呵嚇來煎熬(齊賢曰)延陵季札掛劍徐君墓樹事見前徐君墓在泗州今有掛劍臺蘇秦曰臨淄之民鬪雞走狗六博蹋踘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曹子建詩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光且鮮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陸弘少時好鬪雞走馬(士贇曰)鮑照詩誰令秉古節王儉撰褚淵碑曰風流籍甚阮籍詩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詩云以敖以遊謝靈運詩仲春善遊遨禮記凡帶必有佩玉鬪雞及五陵豪見二卷樂産曰横道自言曰遮韻釋曰邀遮也揚雄羽獵賦前後邀遮禮典絲凡飾邦器者受文君開萬叢人鞍馬

皆辟易告急淸憲臺脫余北門厄閒學江陽邑與賴
樹蘭芳城門何肅穆五月飛秋霜好鳥集珍木高才
列華堂時從府中歸絲管儼成行但苦隔遠道無由
共銜觴齊賢曰史記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後
漢以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
日三臺唐龍朔二年改御史臺曰憲臺詩北門刺仕
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耳鄭氏箋云君不
知己志而遇困苦唐志揚州江陽縣正觀八年析江
都置離騷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釋
文樹種也種蒔衆香脩行仁義蘇子卿詩馥馥我蘭
芳江文通書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曰鄒
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譖而繫之正夏天爲之降霜
陸士龍詩王在華堂式燕歡會士贇曰漢官儀御史
爲憲臺潘正叔詩廻跡淸憲臺謝靈運楚老惜蘭芳
丘遲詩肅穆恩波被苟悅漢紀曰大會群臣於長樂

宮成禮而罷莫不肅穆西征賦弛秋霜以嚴威此只喻其政之肅穆如秋霜之清嚴也鮑照詩珍木抽翠條嵇康琴賦曰華堂曲宴密友近賓前漢書禮樂志絲曰絃竹曰管又張禹傳禹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昏夜乃罷古歌詞林鍾合水調入破第二云錦庭絲管曉紛紛半入靈山半入雲此曲多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晉書志樂歌羅

江北荷花開江南

列自成行古詩云所思在遠道

楊梅鮮掛席拾海月乘風下長川多沽新豐醁滿載剡溪船中途不遇人直到爾門前大笑同一醉取樂平生年

齊賢曰張揖注上林賦楊梅其實似穀而有核其味酸謝靈運詩掛席拾海月三輔舊事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賣餅商人立為新豐上子猷雪夜訪戴逵見前（士贇）曰木華海賦維長綃掛帆席晉宗慤曰願乘長風破

贈從孫義興宰銘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朗然清秋月獨出映吳臺落筆生綺繡操刀振風雷蠖屈雖百里鵬騫望三台齊賢曰唐常州義興縣在州西南吳王闔閭起臺於姑蘇故曰吳臺左傳未能操刀而使割也潘尼詩蠖屈固小往晉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三公之位也士贇曰謝玄暉詩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睠魏王固表曰王孫公子不鏤自雕非鸞則鳳分枝若木疏派天潢秋月乃喻其清明也風雷喻其政令之嚴也揚一先知篇曰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退食無外事琴堂向山開綠水寂以閑白雲有時來河陽富奇藻彭澤繼名杯所恨不見之猶如仰昭回齊賢曰詩

退食自公宓子賤爲單父宰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故後世以宰之室爲琴堂潘岳爲河陽令潘尼贈詩云流聲馥秋蘭摛藻艷春華陶潛爲彭澤令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必醉世說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但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毛詩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士贇曰]韋仲將景福殿賦綠水決決顧愷之爲山恰令抑煩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沈約詩白雲隨玉趾

元惡皆滔天疲人散幽草驚川無活鱗舉邑罕遺老誓雪會稽恥將奔宛陵道

齊賢曰書元惡大憝殷仲文乞解尚書表洪波振壑川無活鱗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乃令大夫種行成吳王赦越句踐反國置膽於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曰汝忘會稽之恥耶唐宣州南陵縣有宛陵[王士贇曰]滔天字是用尚書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事注曰滔漫也貌

有種蠡洩庸尅滅強吳雪會稽之恥前漢食貨志蒯
會稽之恥師古曰蒯謂拭除也音所劣切亞相素所重投刃應桑林獨坐

傷激揚神融一開襟絃歌欣再理和樂醉人心蠹政

除害馬傾巢有歸禽壺漿候君來聚舞若謳吟農人

棄蓑笠蠶女墮纓簪歡笑相拜賀則知惠愛深[齊賢曰]太

白自注云亞相李公重之以能政中丞李公免罷以移官則義興嘗以事去縣因二公而復職也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奏刀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桑林舞名左傳宋人請以桑林享晉侯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孟子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蜀志謳吟思漢毛詩荷蓑荷笠禮書二組屬於弁垂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委笄卷髮者今之簪也[士贇曰]漢谷永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江淹恨賦神烝激

揚理字義出漢書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如淳曰
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董仲舒策制伊欲百姓
和樂詩大序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詩兄弟既翕
和樂且湛名士傳阮咸哀樂至則絶過於人太原郭
奕見之而心醉不覺嘆服列子有神巫季咸列子見
之而心醉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適遇牧
馬童子而問塗焉黃帝曰異哉請問爲天下小童辭
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何以異夫牧馬者哉
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列子
至德之世禽獸可繫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門
此言須巢者喻室家已破而民樂蠹敗之除復來歸
也後漢邪形曰吏民謳吟思漢久矣漢書薛宣傳一
笑相樂師古謂一爲歡樂耳後漢第
五倫傳爲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歷職吾所聞稱
賢爾爲最化洽一邦上名馳三江外峻節貫雲霄通
方堪遠大能文變風俗好客留軒蓋他日一來遊因

之嚴光瀨齊賢曰[illegible]地僻陋有蠻夷風乃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子弟爲除更繇高者補吏次爲孝弟力田由是大化學於京師者皆比齊魯焉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嚴光瀨詳今嚴州土贊曰後漢趙壹疾邪賦云富貴者稱賢此用其字焉最字義出漢書周勃傳云攻槐里好畤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爲最也又宣帝紀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顔師古曰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又京房傳舉最當遷顔師古曰以課最而被舉故遷爲他官也又梁宗室景仕齊爲永寧令政爲百城之最後漢和帝紀德化普洽顔延年詩峻節貫秋霜詩云來游來歌

草創大還贈柳官迪

天地爲橐籥周流行大易齊賢曰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管子曰天地

萬物之素篇列子天瑞篇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有太易有太初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王贊曰]易曰周流六虛參同契曰易有周流屈伸反覆又曰升降上下周流六爻

造化

合元符交媾騰精鬼自然成妙用孰知其指的[齊賢曰]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王贊曰]列子造化之所始者謂之本陸佐公刻漏銘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周易參同契曰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本在交媾定制始先坎戊為日離己為月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月受日化體不虧傷又曰自然之所為兮非有邪僞道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又曰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又曰寥廓恍惚莫知其端先迷失軌後為主君無平不陂道之自然丹經曰精月華日魄月魄郭璞江賦納隱淪之列眞挺異人之精魄江淹詩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道人讀

羅絡四季間綿微無一隙日月

[illegible]

更出沒雙光豈云隻（齊賢曰參同契曰坎戊月精□己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土王四季羅絡始終天地爛其精日月相撣持　士贇曰周易參同契曰蟾蜍與兎魄日月氣雙明蟾蜍眡卦節兎者兎生光）姹女乘河車黃金左轅軛（齊賢曰漢真人大丹訣曰姹女隱丹砂中注云汞也抱朴子曰丹砂可爲黃金河車可作銀子得其道可以仙身莊子曰加以衡軛齊之以月題音義衡轅前橫木轉軛者也　士贇曰參同契曰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後漢陰真君歌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朱雀調連生金花史封禪書丹砂成黃金）執樞相管轄（齊賢曰參同契云水者道樞又白虎爲熬樞　士贇曰鬼谷子門之運者謂之持樞然則持樞者執運扃鑰也劉向傳曰芫執樞機真人劉演金碧古文龍虎經曰神室有所象雞子爲形容五嶽峙潛洞際會爲樞轄）權伏傷羽翮朱鳥張炎威白虎守本宅相煎成苦老消

鑠凝津液【齊賢曰】朱鳥屬火為心白虎屬金為肺津液者華池神水也曹植詩相煎何太急佛書曰生老病死苦終可厭離【士贇曰】若老字恐非祖佛書之所云者此所謂相煎者即參同契所謂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設下濡濡鼎馳沸兮暴涌不休止也若者嗷嗷聲甚悲兮如嬰兒慕母之意也老者煉丹火候之老嫩悉鉛汞相制伏之道耳參同契此一段晦翁朱文公最喜其詞韻古奥今録于此曰法象

莫大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晷景妄前却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覽睎之兮王者退自改關鍵有低昂兮害氣遂奔走江淮之枯竭兮水流注於海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寅申陰陽祖兮出參復終始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設下白虎倡導前兮蒼液和於後朱鳥翱翔戲兮飛揚色五采遭遇網羅施兮壓止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如嬰兒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漏刻未過半兮龍鱗狎鬣起五色象炫燿兮變化無常主潏潏鼎沸馳兮暴涌不休止接連

崔嵬以雜廁兮兼積相支柱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自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光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為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乃為三五三五并為一兮都集歸二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甫先白而後黃兮赤色通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又曰大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甬翩振索宿塵又曰以金為隄防水入乃優游金數千有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一者以為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二物相含受變化狀若神下有太陽氣伏丞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輿焉又曰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為白液凝而至堅

髣髴明悤塵死灰同至寂禱治入赤色十二周律曆赫然稱大還與道本無隔

〔土贇曰〕參同契連上文云歲月將欲終毀性傷壽年形體為灰土狀若明悤塵禱治

弁合之馳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
張於下晝夜帶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候視
加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
命將絶休死亡下鬼竈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扮提
以一丸刀圭最爲神又曰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
名者以定情字者緣性言金木歸本初乃得稱還丹
又曰玄幽遠
眇隔閡相連

白日可撫弄淸都在咫尺北酆落冤名

南斗上生籍齊賢曰北羅酆事見前晉天文志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一曰天機
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
也亦爲壽命之問士贇曰楚詞集重陽入帝居兮造
自始而觀淸都左傳天威不違顏咫尺道藏經云東
斗主筭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大魁總
監衆靈又晉干寶搜神記曰管輅字公明善解諸術
至平原見趙顏貌主夭亡下而嘆顏奔告父父乃求輅
延命輅曰子歸覓清酒一榼鹿脯一斤吾卯日必至
君家且方便求請其父覓見酒脯而候之輅果至語顏

一邊酌酒滿盞置脯於前飲盡更斟以盡爲度若問
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顏依言而往果見二
人圍棊顏置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
顧飲數巡北邊坐者忽見顏在此曰何故在此顏唯
拜之南面坐者人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
邊坐者曰文書已定南邊坐人曰借文書看之見趙
子壽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顏曰救汝至九十年
活顏拜而回管語顏曰大助子喜且得增壽北邊坐
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
人受胎皆從南斗過至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柳子是何者身在方士格

才術信縱橫世途自輕擲 齊賢曰方士方外之士也史記蘇秦學縱橫之術士

贊曰孟子子何人哉史秦紀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又漢武紀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風俗通義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正義曰漢藝文志蘇子三十一

篇張子十一篇在縱橫家者流晉書傳劉琨少負意
氣有縱橫之才大白自悔其少年任術之輕故云

吾求仙棄俗君曉損勝益不向金闕遊思爲玉皇客
鸞車速風電龍騎無鞭策一舉上九天相攜同所適

齊賢曰五星經云天上白玉京黃金闕抱朴子或曰
得道之士或委華驅而轡蛟龍或棄神洲而宅蓬瀛
楚詞秉電策兮爲鞭淮南子曰電以爲鞭策許愼曰
九天八方中央也漢張良傳一舉千里後漢鄧禹傳
相攜負以迎士贇曰莊子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
難序卦損而不已必益金闕猶朝廷之上也玉皇客
仙者
也

贈崔司戶文昆季

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明月兩特達餘輝傍照人

齊賢曰韋康字元將孔融與康父書曰前日元將
來淵才亮茂昨日仲將來文敏篤誠不意雙珠出於
老蚌甚珍重之曹植詩譬海出明珠禮記孔子曰圭
璋特達德也郭璞詩圭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古詩
照之有餘輝〔十一〕賛曰晉書張載傳和璧之在荊山隋
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耀之名于
魏孫資別傳曰斯猶曜和璧於秦王之庭而索以連
城之價耳魏略曰和氏之璧錯之以它山故能致連
城之價

英聲振名都高價動殊鄰豈伊箕山故特以風
期親

齊賢曰漢書蜚英聲騰茂實曹植有名都篇史
記伯夷傳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
冢云箕山在河南府許由之所隱〔十二〕賛曰揚脩答臨
淄侯牋曰流千載之英聲鮑照詩奇聲振朝邑高價
服鄉村長楊賦遐方
疏俗殊鄰絕黨之域

惟昔不自媒擔簦西入秦攀龍
九天上忝列歲星臣

齊賢曰史虞卿躡蹻擔簦徐廣
曰簦長柄笠音登漢書攀龍鱗

附鳳翼（王）贊曰曹植求自試表夫自衒自媒者士女
之醜行也史孟嘗君傳云馮驩曰天下之游士憑軾
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强秦而弱齊漢書傳序贊攀
龍附鳳並乘天衢孫子曰動之則九天之上列仙傳
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人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
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郞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或
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
至宣帝時初棄郞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
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
智者疑其歲星精也
布衣侍丹墀密勿草絲綸才
微惠渥重讒巧生緇磷
齊賢曰梅福傳涉赤墀之塗
應劭曰以丹渥塗泥殿上禮
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
白乎涅而不緇夏侯湛諫莫涅匪緇莫磨匪磷（王）贊
曰此四句太白自述見五卷注漢賈山至言曰布衣
韋帶之士莊子魏牟之隱岩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
班婕妤自傷賦俯視兮丹墀西京賦右平左城青瑣
[illegible]皇之渥惠兮謝靈運詩慶

優渥一去已十年今來復盈旬清霜入曉鬢白露生衣巾齊賢曰任昉詩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王仲宣詩白露沾衣衿士贇曰江淹別賦一去絕國詎相見期毛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側見綠水亭開門列華茵千金散義士四坐無凡賓欲折月中桂特為寒者薪路傍已竊笑天路將何因齊賢曰張協詩顧謂四座賓多財為累愚士贇曰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鮑照詩龍飛逸天路垂恩儻丘山報德有微身齊賢曰論語何以報德士贇曰後漢馬異傳功若丘山鮑照上疏曰雖摩肌髮無報天德毛詩欲報之德史張儀謂蘇秦舍人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敢去也江淹詩恩紀被微身

贈溧陽宋少府陟

李斯未相秦且逐東門兎宋玉事襄王能爲高唐賦常聞綠水曲忽此相逢遇掃灑青天開豁然披雲霧

齊賢曰淮南子手會淥水之趍注淥水舞曲也毛詩邂逅相遇王隱晉書曰衛瓘見樂廣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披雲霧而覩青天士贇曰李斯事及宋玉事見二卷班固荅賓戲曰方今大漢灑埽群穢夷險芟荒

葳蕤紫鸞鳥巢在崐山樹驚風西北吹飛落南溟去

齊賢曰瑞應圖曰鸞者赤神之精崑山即崑崙山有鳳巢其間見二卷莊子南溟者天池也士贇曰司馬相如子虛賦錯翡翠之葳蕤濟曰葳蕤羽毛皃鮑照詩驚颰西北起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白玉棲青

蠅君臣忽行路（齊賢曰[illegible]白爲黑以喻讒人指正爲邪〔士贇曰〕文中子薛公曰王氏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莊子曰王不毀詩經營青蠅家語子游見行路之人蘇武詩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人生感分義貴欲呈丹素何日清中原相期廓天步（齊賢曰丹素心也〔士贇曰〕莊子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晉書祖狄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及渡江中流擊楫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人皆慨歎劉琨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氣相期如此詩云天步艱難）

戲贈鄭溧陽（齊賢曰唐昇州江寧郡溧陽縣嘗隷宣州）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無絃漉酒用葛巾清風北牕下自謂羲皇人何時到栗里一見平生親

〔齊賢曰〕南史陶潛字淵明尋陽柴桑人宅邊有五柳樹嘗著五柳先生傳性嗜酒或置酒招之造飲輙醉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輙撫弄以寄意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訖還着之嘗言五六月北牕下卧遇凉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栗里在尋陽淵明所据處〔士贇曰〕蘇武詩願子留斟酌

敍此平生親

贈僧崖公

昔在朗陵東學禪白眉空大地了鏡徹迴旋寄輪風攬彼造化力持爲我神通〔齊賢曰〕蜀志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也傳燈錄阿難將入寂滅山河大地六種震動寶積經云佛告目連我有大風輪能旋轉世界四祖與法融禪師曰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士贇曰〕楞嚴經云汝

觀地性麤爲大地細爲又云相待成攝故有言
輪執持世界從妄見生大地諸有爲相後漢書
崔瑗稱張衡製作侔造化曰造化者其巧妙其
功深維摩詰經曰是天巳能遊戲菩薩神通所願
具足得無生忍又維摩詰所即
入三昧現神通力示諸六衆**晚謁太山君親見日沒**
雲中夜卧山月拂衣逃入群授余金仙道曠劫未始
聞齊賢曰左傳叔向拂衣從之金仙佛也第一祖迦
葉父飲澤母香志昔爲鍛金師於毗婆尸佛入涅
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壞時有貧
女將金珠往金師處所請飾佛面因共發願願我二
人爲無恩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
梵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
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爲號也故佛
稱金仙儒謂之世道謂之塵佛謂之劫**冥機發天光**
獨照謝垢氛虛舟不繫物觀化遊江濆齊賢曰莊子
宇泰定者發

乎天光發乎天者人見其人又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士贇曰〕維摩詰經語舍利弗云日光出時與冥合乎荅曰日光出時則無晨冥莊子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鶡冠子泛泛乎若不繫之舟賈誼鵩賦泛乎若不繫之舟莊子泛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爾雅釋水汝爲濆又汝有濆注大水溢出別爲小水爲濆故詩有汝濆淮濆此云江濆者江水別出之涯也

江濆遇同聲道

崖乃僧英說法動海嶽遊方化公卿手秉玉麈尾如

登白樓亭微言注百川亹亹信可聽〔齊賢曰〕易云同聲相應晉王衍手執玉柄麈尾與手同色會稽記白玉樓亭在會稽山陰縣東北晉謝安見王濛既去濛子脩問曰向

客何如大人濛曰此盌疊盌爲來還人王贊曰[illegible]
羅什譯金剛經云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石門銘
海嶽黃金河庭紫具莊子孔子曰彼遊方之
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微言注見前一風鼓

群有萬籟各自鳴落閑八牕牖託宿擊電霆自言歷

天台榑壁躡翠屛凌兢石橋去恍惚入青冥齊賢曰莊子南
郭子綦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爲無作作則萬竅
怒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孝
經援神契曰明堂八牕四達莊子老子曰古之至人
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孫綽天台賦
苺苔之滑石榑壁立之翠屛會稽記赤城山上有石
橋懸度有石屛風橫絕其上邊有過徑裁容數人顧
愷之啓蒙記天台山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步至
滑下臨絕冥之澗楚詞玄鶴兮高飛曾遊兮青冥注
清冥太清又雲也王贊曰揚子先知篇鼓舞萬物者
其雷風乎左傳隱公九年注陰陽相感而爲雷激而

為霆霆電也揚雄甘泉賦馳閶闔而入凌兢服虔曰凌兢恐懼也師古曰凌兢者寒涼戰慄之處老子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楚詞據青冥而攄虹

昔往今來歸絕景無不經何日更攜手乘杯向蓬瀛齊賢曰杯度者不知姓名嘗乘木杯渡水嘗宿一家竊一金像去主人追至孟津浮木杯渡河王贊曰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又來歸自鎬又攜手同行范雲詩薄暮方來歸

遊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一云贈孟浩然

王贊曰懷古者感貞義女墳之事也

朝登北湖亭遙望瓦屋山天清白露下始覺秋風還齊賢曰唐昇州溧陽縣上元二年州廢還隸宣州有明[illegible]楚詞宋玉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又憭慄兮秋

風禮記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遊子託主人仰觀眉睫間目色送飛鴻邈然不可攀齊賢曰列子亢倉子曰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干我者我必知之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嵇康詩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王贊曰漢高紀遊子悲故鄉古詩遊子不顧反江淹詩遊子易感慨禮記主人不問客不先舉曹植詩光景不可攀吳越春秋伍子胥之亡也初奔宋宋亂乃與太子建奔鄭會太子建適晉爲晉謀鄭事覺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建而困迫子胥乃與建子勝奔吳長吁相勸勉何事來吳關聞有貞義女振窮漂水瀨清光了在眼白日如披顏高墳五六墩岸兀棲猛虎遺跡翳九泉芳名動千古子胥昔乞食此女傾壺漿運開展宿憤入楚鞭平王凜冽天地

閶闔名若懷霜齊賢曰史記楚平王太子建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去而事平王讒太子平王流建使守城父無忌日夜短之王乃召太傅伍奢考問之因奢而使奮揚往殺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平王召奢二子員尚尚日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胥遂亡奔吳未至而疾中道乞食張勃曰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接溧陽瀨水貞義女碑云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擊漂以自業楚平王虐忠勛讒赤族伍氏子胥東奔勾吳月涉星遁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鄢郢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望其溺所愴然低徊而不能去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其詞曰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擊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伍胥東奔之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入郢鞭尸還吳雪恥

從鉅瀨江執[illegible]
書高帝紀必身勸爲之駕注文穎曰身自往勸勉也
吳越春秋曰子胥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
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
關吏因捨之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有漁父來船
渡之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
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
餐乎女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餐飯不可得子胥曰
夫人振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常人遂許之
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
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既餐而去又
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
妾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
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
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漢
書晁錯傳莫能望清光注晉灼曰光景所及也鮑照
詩高墳壘壘滿山隅漢蓋寬饒傳猛虎在山樓猛虎
者謂墳如伏虎之狀猶馬鬣封之謂也晉載記論曰

覽其遺跡亦有道乎謝靈運詩運開申悲涼吳越春
秋吳王使孫武伍子胥白喜爲將遂破楚入郢伍子
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
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
我父兄豈不冤哉子胥等既破楚還過溧陽瀨水之
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饑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
我遂投水而亡欲報以百金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
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
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
君子而輙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
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
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老嫗遂取金而歸壯
夫或未達十步九太行與君拂衣去萬里同翱翔齊賢
曰劉孝標論曰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
嶄絕士贇曰楊子云壯夫不爲也魏武帝苦寒行北
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詰屈坂車輪爲之摧左
傳叔向拂衣從之謝靈運詩拂衣五湖裏漢馮奉世

傳要功萬里之外江淹詩馭然萬里遊詩河上乎翔翔又將翔翔將翔

醉後贈從甥高鎮

馬上相逢揖馬鞭客中相見客中憐欲邀擊筑悲歌飲正值傾家無酒錢（士贇曰）史荊軻傳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傍若無人者當用此一段注為是前漢陳萬年傳賂遺外戚計吏傾家自盡梁昭明太子撰陶淵明傳顏延之留二萬錢與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丈夫何事空嘯傲不如燒却頭上巾（齊賢曰）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曰昔東遊維揚不逾

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 君爲進士不

濟之淵明詩若後不快飲空負頭上巾

得進我被秋霜生旅鬢時清不及英豪人三尺童兒

重廉藺匣中盤劍裝鮨魚閑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

酒與君醉醉歸託宿吳專諸 齊賢曰進士科始隋大業中盛於唐正觀永徽之間其推引則曰白衣公卿其艱難則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藺廉頗藺相如鮨倉合切又音錯晉阮孚遷散騎常侍以金貂換酒爲有司彈劾專諸吳堂邑人伍子胥自楚亡吳知專諸之能進於公子光王贊曰此太白少年任俠之作也專諸刺客也是用公子光使專諸置魚腸劍刺吳王僚見吳越春秋及史記

詳見前

贈秋浦柳少府

秋浦舊蕭索公庭人吏稀因君樹桃李此地忽芳菲
揺筆望白雲開簾當翠微時來引山月縱酒酣淸暉
而我愛夫子淹留未忍歸(齊賢曰)唐秋浦隷池州外
紀趙鞅謂陽虎曰樹桃李
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實焉謝朓詩含景望芳菲陶
詩望雲慚高鳥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謝靈運詩昏
旦變氣候山水含淸暉淸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楚
詞攀桂枝兮聊淹留(士贇曰)蜀都賦鬱氛氳以翠微
陸公佐石闕銘上連翠微阮籍
詩明月耀淸暉尚書夫子勗哉

贈崔秋浦三首

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門前五楊柳井上二梧桐
齊賢曰陶潛門有五柳嘗著
五柳先生傳毛詩梧桐生矣
山鳥下聽事簷花落酒

中懷君未忍去惆悵意無窮(士贇曰沈如筠雜怨詩簷花坐濛冪孤帳日愁寂徐侍中爲人贈婦詩云俱看依井蝶共取落簷花楚詞云惆悵兮私自憐)

其二

崔令學陶令北牕常晝眠抱琴時弄月取意任無絃

見客但傾酒爲官不愛錢(士贇曰此三聯並陶潛事見本卷前詩注)東皐

春事起種黍早歸田(齊賢曰王績號東皐子荅陳尚書叔達書僕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於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没齒東皐醉醒自適阮籍奏記將耕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士贇曰)唐書文中子王通之弟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隋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秘書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乃還鄉里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

子莊子置床頭他書罕讀常遊
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先生

其三

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爲人地逐名賢好風隨惠化春
水從天漢落山逼畫屛新應念金門客投沙弔楚臣

齊賢曰）晉書潘岳爲河陽令植桃李人號河陽一縣花毛詩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水從天漢落者九華山之瀑布吳季重書曰排金門升玉堂太白嘗待詔金鑾故曰金門客賈誼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士贇曰地逐名賢好者與在上兩句爲秋浦得崔令而好猶河陽得潘岳而好亦猶晉書所呼皐長巖爲許度巖之類也漢書蕭何傳天漢注師古曰天漢河漢也楊雄傳歷金門上玉堂

望九華贈青陽韋仲堪

昔在九江上遥觀九華峯天河掛緑水秀出九芙蓉齊賢曰禹貢九江孔殷隸江州尋陽郡界内九華山隸池州舊名九子山輿地志山有九峯九華山録曰青陽縣坤隅一舍有山奇秀其數有九古號九子山李太白更其號曰九華山我欲一揮手誰人可相從君爲東道主於此卧雲松齊賢曰王子晉在緱氏山頭揮手謝時人而去左傳舍鄭以爲東道主南史宋測居江陵齊豫章王嶷辟爲參軍測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士贇曰劉琨詩揮手長相謝謝靈運詩揮手告鄉曲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